

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

我们何去何从？

作者：雷•达里奥

《星光居士严肃脸》及参考文献持续更新网址

<https://github.com/xingguangjushi/xgisysl>

引言

2020 年 3 月 29 日

我相信，当下社会正在经历大变局，如同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的那样。

我之所以如此确信，是因为 18 个月前，我对帝国、货币和市场的兴衰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使我注意到一些非比寻常的现象，这些现象从未在我有生之年出现过，却在历史上反复发生。这些现象包括：1) 高负载率和极低利率的合流，这限制了央行刺激经济的操作空间；2) 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国家内部的政治分歧，这导致社会和政治冲突加剧；3) 世界强国（中国）的崛起挑战了依靠扩张实现经济发展的当今霸主（美国），这导致外部冲突。联想一下就会发现，上一次出现这些现象的类似时期是 1930 年至 1945 年。

我研究历史发现，这些现象汇聚时，往往是政治和经济大周期之间的过渡阶段（约 10 到 20 年）。一个大周期会持续很多年（譬如 50 到 100 年），这些大周期通常如此交替：1) 幸福和繁荣时期，人们井然有序的高效工作使财富被卓有成效地追求和创造；2) 悲惨的、为财富和权力而战的令人沮丧的时期，和谐和生产力被破坏，有时导致革命/战争。这些糟糕的时期就像一场净化风暴，它消除了脆弱和泡沫（比如过多的债务），并使基本面恢复到一个更稳固的基础上。尽管这是痛苦的，但世界因此被调整得更加强大，同时它们通常会改变世界秩序及其主导者。

研究历史上类似案例，可以得到这些现象的答案（如 1930-1945 年的历史、英国和荷兰帝国的兴衰、中国王朝的兴亡，或者其他类似的情形），从而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和可能发生的事情^[1]，这正是本研究的目的。另外，新冠病毒大流行也出现了，这是另一个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但我有生之年首次见到的现象，这也是一个研究的重点。

方法论

一个短时间作出投资决策的操盘手竟然会如此关注宏观历史，这似乎看起来匪夷所思。但从我的经验而言，宏观历史周期视角对投资大有裨益。在职业生涯中，我错过了多次平生未见但历史上反复发生的大机会。这些懊恼让我明白，我需要了解历史或远方的市场是如何运作的，通过摸索它们背后的机理，制定出应对的普适原则。

我的下巴第一次被惊掉是在 1971 年的一个周日，22 岁的我正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打暑期工。1971 年 8 月 15 日晚上，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国将不再履行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译者注：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此崩溃，在译者著作《星光居士严肃脸》“锚殇”一章中对该体系有过深入评论），这使得美元暴跌。在听到尼克松讲话时，我意识到美国政府失信后，通常意义的“金钱”已不复存在，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所以在周一早上，当我走在交易所的地板上时，已经开始期待股市暴跌带来的混乱。混乱如期而至，却不是我期望的那种：股市非但没有下跌，反而大涨了约 4%！我惊了（出生以来我从没经历过货币贬值）！在随后的日子里，我回望历史，看到许多货币贬值对股市产生类似影响的案例。通过深入的研究，我明白了原因，进而学到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这让之后的我受用无穷。之后我又经历了多次类似的心跳回忆，才意识到我需要去了解百年尺度下所有主要国家的经济和市场历史。

换句话说，我无法确信过去的一些重大事件（比如上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不会在我的人生中重演，就必须弄清楚市场是如何运作的，并做好应对的准备。在研究中，我发现许多事件具有共性（就像抑郁症），用医生研究病例的方式，可以更深入理解它们的工作原理。我的方式就是找到具备某种特点的众多案例，归纳成一种原型案例。原型帮助我捋清了驱动这些案例发展的客观规律。然后，我比较了具体案例与原型案例之间的关系，以了解是什么导致了每个案例与原型之间的差异。这个过程可以帮助我完善对因果关系的理解，使我能够以“如果/就”范式创建决策规则。也就是说，如果 X 发生了，那么就下注 Y。最后用现实事件验证规则。我与桥水的同事们以一种

非常系统的方式做这些事情^[1a]。如果事情进展顺利，我们会继续押注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如果事情偏离预期，我们会试图理解原因并纠正错误。

我的方法并未为学术而生，而是为做好工作而遵循的实用手段。你看，作为一个全球宏观投资者，我玩的游戏要求我比竞争对手更了解经济体可能发生的事情。从我多年市场奋战经验和试图提炼这种方法的原则而言，我发现：1）一个人预测和处理好未来的能力取决于他对推动事情发展之因果关系的理解；2）一个人理解这些因果关系的能力来自于研究它们在过去的表现。这种方法的实用性可以用桥水数十年业绩佐证（译者注：力透纸背的得瑟）。

世界观

为了追求永恒和普遍的规律，我做了许多这样的研究，我了解到大多数事情——繁荣、萧条、战争、革命、牛市、熊市等——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复发生。它们产生的原因基本上有迹可循，并且周期性发生，这种周期往往比我们的生命周期更长。我认识到大多数事件都是“某一类”，就像生物学家在野外遇到一种生物时，会识别出这种生物属于什么物种（或“哪一类”），进而思考这种物种有什么属性和特点，并尝试针对它的特性建立一种普适的相处手段。

用这种套路研究各种事件，可以让我拨开千头万绪的迷雾，用超脱的视角观察它们在时间长河中的漂流^[2]。以这种方式理解的相关事物越多，我就越能看到它们是如何相互影响的，例如，经济周期如何与政治周期协同作用，以及如何在较长时间内相互影响。我还发现，当我关注细节时，就会错失大局；当我关注大局时，就会忽视细节。所以，为了理解这些事件及其背后的因果关系，我需要同时从更高层次、更大的视角和更低层次、更详细的视角来审视大尺度时间上那些决定性的力量。在我看来，大多数事物都是向上发展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善），并伴随着周期性的波动，就像一个向上的螺旋：

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因为人类经验的积累带来更高的生产力。但宏观经济总是起起伏伏，因为债务周期推动着实际经济活动，带来周期波动的上升趋势。

我相信，人们往往错过生命中即将到来的重大机遇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只经历了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一小部分。我们就像蚂蚁一样，在我们微不足道的生命中忙于搬运面包屑，而不是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待大局的模式和循环，探索驱动它们的主要矛盾，思考我们在循环中的位置和可能发生的事。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开始相信：有限数量的人格类型会沿着有限数量的路径走下去，导致他们遇到有限数量的状况，从而产生有限数量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循环往复^[3]。

唯一不同的是参与者的面孔和他们所采用的手段。

研究路径

为了得到终极答案，我不得不先去寻找过渡答案。具体来说就是：

1) 纵观历史，研究货币和信贷周期使我意识到长债务周期（通常持续 50-100 年）的存在，这使我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待当下发生的事情。例如，在利率达到 0% 和中央银行印钞并购买金融资产以应对 2008-09 年的金融危机之前，我曾研究过发生在上世纪 30 年代的情况，这有助于我们很好地应对这场危机。从这项研究中，我也看到了央行的这些行动是如何推动金融资产价格和经济上涨的，这扩大了贫富差距，亦导致了民粹主义和冲突时代的来临。我们现在看到同样的趋势在 2009 年后逐步显现。

2) 2014 年，我想预测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因为这与我们的投资决策有关。我用上述方法研究了许多案例，以求找到增长的驱动力，并提出了预测各国 10 年期增长率的普适性指标。通过这个过程，我进一步理解了不同

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原因。我把这些指标量化后用来估算 20 个最大经济体的 10 年增长率。除了有益于我们的投资外，这项研究还可以帮助经济政策制定者。通过观察这些普适性的因果关系，他们可以知道：如果改变 X，那么将来就会产生 Y 效应。我还看到，与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大国相比，美国的这些 10 年期领先经济指标（如教育质量和债务水平）正在恶化。这项研究被称为“生产力和结构改革”（国家成败的原因及成功方法）。

3) 2016 年特朗普赢得大选后，随着发达国家民粹主义趋势越来越明显，我开始研究民粹主义，这让我注意到财富和价值观的差距如何导致 1930 年代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冲突（与现在类似）。这项研究向我展示了左翼民粹主义者和右翼民粹主义者走向民族主义、军国主义、保守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原因和路径，以及这一切带来的后果。我还看到了政治/经济左派和右派间剧烈的冲突及其对经济、市场、财富和权力的强烈影响，这让我对过去和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件有了更深的认识。

4) 通过这些研究和对身边事物的观察，我看到美国人民的经济差距正在越拉越大，而这些差距却被经济平均水平所掩盖。因此，我将人口按经济状况划分为五个等级（从收入最高的 20%，到其次的 20%，一直往下，直到最低的 20%）并分别考察了这些人口的状况，据此引申出两项研究。在《我们最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前 40% 和后 60% 的两个经济体》一书中，我分析了“富人”和“穷人”在条件上的巨大差异，这有助于理解所见的极端和民粹主义趋势。这些认识伴随着我在妻子从事的康涅狄格州社区学校义工过程中见到的财富和机遇不平等，引发了“资本主义改革的理由和方法”研究。

5) 同时，经过多年对其他国家的交往和研究，我看到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在中国。在过去的 35 年里，我经常去中国，有幸认识了中国的高层决策者。这让我近距离地看到了中国的进步是多么显著，以及背后的能力和历史眼光是多么出色。这些卓越的能力和视角使中国成为美国在生产、贸易、技术、地缘政治和世界资本市场的有力竞争对手。

顺便一提，读者可以在 www.economicprinciples.org 免费获得上述研究报告。

所以，我们会看到接下来发生一些重要的事件，这些事情在我有生之年从未发生，但在历史上却出现多次，它们都是三大力量联合作用的结果：

1) 长期货币和债务周期

在我们有生之年，利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低甚至是负数。在 2020 年初就有超过 10 万亿美元负利率债务，而且政府即将发售大量的新债券来弥补赤字。此时政府正面临巨额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债务的兑付压力。当然，我想知道为什么有人愿意持有负利率的债券，以及利率到底能降低到什么程度。我还想知道，当经济和市场被压制到极致时会发生什么变化，当新一轮经济衰退不可避免地到来时各国央行又如何发挥刺激作用。各国央行是否会印刷更多的货币，导致货币贬值？在利率如此低的情况下，以债务计价的货币贬值，会发生什么？这些问题让我不禁好奇：如果投资者逃离以世界储备货币（即美元、欧元和日元）计价的债务（如果他们所偿还的货币贬值且利率如此之低，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各国央行会怎么办？

储备货币是一种被全世界接受的用于交易和储蓄的货币。能够印刷世界主要货币的国家（现在是美国）处于非常特殊和强大的地位，以世界储备货币计价的债务（即美元计价的债务）是世界资本市场和世界经济最基本的基石。历史上，储备货币的王冠几易其手，享受这一特权的国家往往结局惨淡。因此我开始思考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是否会、何时会、为何会贬值，以及这将如何改变我们所知的世界。

2) 国内财富与权力循环

如今，财富、价值观和政治立场的差距比我有生之年任何时候都要大。通过研究 20 世纪 30 年代和更早的那些极端思想高涨的时代，我发现无论哪一方（左派或右派）获胜都将对经济和市场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于是我很自然地想知道这些差距在我们这个时代会导致什么。根据历史规律，在财富和价值观差距很大的背景下，一旦经济衰退来临，很可能在如何分蛋糕的问题上产生诸多冲突。当下一次经济衰退来临时，民众和决策者将如何相处？我尤其担心的是，前面提到的各国央行为刺激经济而适当降息的空间受到挤压。除了这些传统工具失效外，印钞和购买金融资产（现在称为“量化宽松”）也扩大了贫富差距，因为购买金融资产推高了它们的价格，这有利于那些持有更多金融资产的富人。

3) 国际财富与权力循环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经历美国碰到旗鼓相当的对手（译者注：苏联就这样被无视了，糟老头子坏得很，听懂掌声～）。中国已经在许多方面成为美国的首要竞争对手，而且增长速度超过美国。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它将在大多数核心领域强于美国，一个新的霸主将登顶（或者至少，它将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竞争对手）。大半辈子都在近距离观察这两个国家的我感到冲突愈演愈烈，特别是在贸易、科技、地缘、资本、经济、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等领域。我不禁要问：这些冲突及其带来的世界秩序变化在几年后将如何发生，以及对我们大家将产生什么影响？

这三大力量的共振激发了我的好奇心，并将我的注意力吸引到过去类似的年代，如 1930-45 年和更久之前的类似时代。更具体地说，2008-09 年就像 1929-32 年一样，出现了严重的债务和经济危机。这两个时期利率都达到了 0%，这限制了中央银行利用降息刺激经济的能力。因此，这两个时期中央银行都印了大量的钱来购买金融资产，进而都导致了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并拉大了贫富差距。在这两个时期，巨大的财富和收入差距导致了严重的政治两极分化，表现为高涨的民粹主义，以及狂热的社会主义左派民粹和极端的

资本主义右派民粹之间的斗争。当新兴大国（如 20 世纪 30 年代的德国和日本）越来越多地挑战现有世界强国时，这些国内冲突仍在继续。时至今日，这些因素的汇合意味着，如果不理解它们之间的耦合影响，就不可能理解其中任何一种力量。

当我研究这些力量时，我知道短债务周期已经不够看了。我知道经济衰退最终会到来，但没有料到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毒全球大流行所触发，尽管我确实理解，历史上瘟疫流行和其他自然灾害（如干旱和洪水）有时确实是造成社会剧变的重要因素。

为了了解这些因素以及它们的共振可能意味着什么，我研究了过去 500 年中所有主要帝国及其货币的涨跌，最密切地关注了三大帝国：现在的霸主（美帝国和美元）、曾经的霸主（大英帝国和英镑）以及更早期的霸主（荷兰帝国和荷兰盾）。我同时也研究了其他六个次重要的帝国：德国、法国、俄罗斯、日本、中国和印度。在这六个国家中，我对中国给予了最大的关注，回顾了它 600 多年的历史，因为：1）中国在历史上非常重要，现在也非常重要，将来可能会更加重要；2）它提供了许多朝代兴衰的案例来帮助我更好地理解这些模型和规律以及他们背后的力量。在这些案例中，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其他影响因素（最重要的是技术和自然行为）是如何发挥重要作用的。通过研究这些跨帝国和跨时间的案例，我看到帝国的光辉多则持续 250 年，少则持续 150 年，其中经济、债务和政治大约以 50-100 年为一个主要周期。通过对这些周期抽丝剥茧，我可以找到他们的共性、差异和耦合规律。这样做让我学到了很多。我现在尝试将它们梳理出来。

满招损谦受益

从探索这些问题开始，我就觉得自己像一只蚂蚁在试图理解宇宙。我的问题比答案多得多，也知道自己正在钻研使许多人穷经皓首的领域。因此，我积极而谦虚地借鉴了一些杰出学者和实践者的知识，尽管没有人可以打通

我的任督二脉，但他们对谜团的某一部分都有各自深入的见解。为了理解这些周期背后的因果关系，我将历史学家（他们专门研究各段历史间细微的特征）、决策者（他们既有实践经验又有历史观点）和我司优秀研究团队（他们大量阅读历史书籍和各时期文献并从中提炼统计数据）的力量结合起来。

虽然我学到了大量可以指导实践的好东西，但我认识到我所知道的只是我想知道的很小一部分，求索之路还很漫长。尽管如此，我的人生经验也告诉我，如果等着学习到足够的知识再动手，我就永远无法使用或传达我所学到的东西。因此，请理解，虽然这项研究将为读者提供我对所学知识自上而下的、宏观的观点以及我对未来非常悲观的展望，但你应该把我的结论当作理论而不是事实来对待。请记住，即便如此（谦虚谨慎求知若渴），我犯错误的次数也多到自己记不清，这就是为什么我最看重自己投资的多样化。所以，每当我向你们提供我的想法时，就像我在这项研究中所做的那样，请意识到我只是尽我所能公开地向你们传达我的想法。

你需要自己评估我传达的东西，并决定如何使用它。

内容排布

按照一贯风格，我会尝试用简洁和完备两种方式来表达我的理念。因此，我将本书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通过典型的帝国兴衰案例，提炼出一个简单的原型。为了使最重要的概念通俗易懂，我将用俗话叙述，目的是清晰而非精确。因此，我的一些措辞大体上准确，却并非全部精确。我还用粗体突出了重点部分，这样读者就可以直接阅读这些重点观其大略。首先，我会提炼出一个帝国总国力指数，该指数表征了帝国的兴衰，由八个不同类型的国力指数组成。之后我会对这些不同类型的国力进行解释，这样读者就可以理解它们是如何运作的。最后会讨论在我的眼里，这一切对未来意味着什么。

第二部分更深入地展示了所有个案，深入探讨了过去 500 年间所有主要帝国的国力指数。基于上述结构，读者可以先阅读第一部分，然后选择是否进入第二部分来单独探索这些有趣的案例、咀嚼它们之间的联系、对照第一部分给出的模板，从而了解到那些我提炼出的国祚密码。建议两部分都读，因为我希望你能在第二部分中发现 500 年间这些国家演变的伟大故事。这个故事用荷兰帝国到大英帝国、大英帝国到美帝国、美帝国到中华帝国崛起的主线，呈现了世界演变的连续图景。本文还将这荷兰、大英和美帝国三者与德国、法国、俄罗斯、日本、中国和印度进行了比较。正如我们在每个帝国的浮沉中所看到的那样，他们都大体上遵循了剧本，尽管不是完全按照剧本演出。另外，我希望读者能像我一样，从六百年前开始探索中国历代兴衰的故事，这件事既有意思，又有价值。研究（中国历史）朝代让我看到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兴衰的相似之处（这是最重要的），也帮助我看到了不同之处（这就是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原因），并让我理解了中国领导人的观点，他们都仔细研究过这些朝代，并从中吸取教训。

坦白地讲，我不知道如果没有研究过这段历史，我会如何明白当下，以及如何应对将来。但是，在我们进入这些引人入胜的个案之前，需要先深入研究一下典型案例。

重要声明

除非另有说明，本文件所含信息仅为发布日期时的最新信息，仅用于提供桥水基金（以下简称“桥水”）截至书面日期的意见和观点。桥水没有义务向本文档的接收者提供本文档所含信息的更新或补充。基金业绩和市场走势可能高于或低于本文所示，另外，具有时间敏感性的信息、假设和分析随时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使得本文不再代表桥水（发布日期后的）观点。含有前瞻性的观点或预期的内容会受到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影响，因而具有信息性。现实情况可能与本文所提供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事物）过去的表现也并不一定代表未来的结果。

桥水研报参考了来自公共、私人和内部渠道的数据和信息，包括桥水实际交易的数据。资料来源包括：澳大利亚统计局、巴克莱资本公司、彭博金融有限责任公司、世邦魏理仕公司、中欧数据有限公司、共识经济公司、核心逻辑公司、柯仕达房地产信息公司、信贷观察公司、信贷市场分析有限公司、Dealogic 合伙企业、DTCC 数据存储库（美国）、Econalitica、EPFR 全球、欧亚集团有限公司、欧洲货币市场研究所（EMMI）、Factset 研究系统公司、英国《金融时报》有限公司、GaveKal 研究有限公司、全球金融数据公司、哈佛分析公司、加拿大投资基金研究所、洲际交易所（ICE）、国际能源署、伦巴第街研究所、麦盖提经济学研究公司，Mergent 集团、Metals Focus 有限公司、Moody's 分析集团、MSCI 集团、（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养老金与投资研究中心、Refinitiv 公司、Renwood Realtytrac 集团、RP 数据有限公司、Rystad 能源集团、s&P 全球市场智库集团、Sentix Gmbh 公司、Spears&Associates 咨询公司、State Street 银行、Trust 公司、新鸿基金融（英国）、东京证券交易所、联合国、美国商务部、万得信息（上海）有限公司、Wood Mackenzie 公司、世界金属统计局、世界经济论坛。虽然我们认为来自外部渠道的信息是可靠的，但桥水对其准确性不承担责任。

此处表达的观点仅为桥水观点，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在某些情况下，桥水会将业绩信息提交给指数编制机构，如道琼斯瑞士信贷对冲基金指数（Dow Jones Credit Suisse Hedge Fund index），该指数可能包含在本材料中。您应该假设桥水在所讨论的一个或多个头寸、证券或衍生品中拥有重大的财务利益。桥水的员工可能持有多头或空头头寸，并买卖本材料中提及的证券或衍生品。负责准备这些材料的人将根据各种因素获得报酬，其中包括他们的工作绩效和公司分工。

本材料仅供参考和教育之用，并非出售或求购证券及其他金融工具的要约。任何此类发售将根据最终发售备忘录进行。本材料不构成个人建议，也不考虑个人投资者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前必须考虑的特定投资标的、财务状

况或需求。投资者应当考虑本研究中的各种建议或意见是否适合自身特定情况，并在适当情况下寻求专业意见，包括法律、税务、会计、投资或其他建议。

本文所提供信息并不能作为投资决策的充分依据，投资决策不应当基于静态且局限的模拟、假设或说明性信息。与实盘交易不同，模拟盘并不代表实际交易结果或实际管理成本，且可能存在高估或低估某些市场风险因素的可能性。桥水不承诺任何账户将获得与本材料类似的回报。本研究所讨论标的的价格、价值或收益均可能发生波动。

每项投资都涉及风险，在不稳定或不确定的市场条件下，标的的价值或回报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对冲基金的投资具有复杂性和投机性，并带有高度的风险性，包括投资者血本无归的风险。历史业绩并不代表未来业绩，未来的回报并没有保障，可能出现原始资本完全流失的情况。某些交易（包括那些涉及杠杆、期货、期权和其他衍生品的交易）会产生巨大的风险，并不适合所有投资者。汇率波动也可能对某些投资的价值、价格或收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本声明不针对也不打算分发给任何司法辖区内的任何个人或实体，因为此类分发、发布或使用可能会导致桥水在该司法辖区内因触及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注册或申请许可的要求。

未经桥水基金事先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i）复制、影印或（ii）重新分发本材料的任何部分。

©2020 桥水基金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1] 细讲起来，我并非机械历史重复论者。当描述过去这些周期时，我的首要目标是让读者和我一起研究因果关系，然后利用这种理解来探讨我们可能面临的问题，并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最优原则上达成一致。

[1a] 例如，我之所以对债务周期采用这种方法，是因为在过去 50 年中，我不得不应对其中许多周期，而它们是推动经济和市场发生重大变化的最重要力量。如果有兴趣了解我的套路，并想看到债务危机在各种情况下的形式，可以阅读《原则》，《大债务危机》等书，它们在 www.economicprinciples.org 以免费的数字形式提供，也以印刷的形式在书店或网上出售。正是这种套路让布里奇沃特在其他人苦苦挣扎的时候，很好地度过了 2008 年的金融危机。我用这种方法研究了许多重大且重要的事情（例如萧条、恶性通货膨胀、战争、国际收支危机等），进而驱使我去理解那些身边萌芽的不寻常事情。

[2] 我几乎可以这样看待一切。例如，在建立和经营我的企业时，我必须去了解人们如何思考，并建立处理这些现实规律的原则，最后成功实践了这种方法。如果你对我所掌握的这些非经济和非市场的东西感兴趣，可以去阅读我的书《原则：生活和工作》，这本书在苹果系统中以“原则在行动”应用程序的形式免费提供，也能在普通书店买到。

[3] 在我的书《原则：生活和工作》中，我分享了自己对这些不同思维方式的思考。本文并不会描述这些内容，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来读一读。

第一章 小果壳里的大周期

2020 年 3 月 29 日

如引言所示，世界秩序正在进行着我们平生未见但历史上屡见不鲜的重要变化，我的目标是向读者们展示这些案例和驱动它们的机制，以此思考并尝试推演未来。

以下是我在研究最近三个储备货币帝国（荷兰、英国和美国）和其他六个重要帝国（德国、法国、俄罗斯、印度、日本和中国）在过去 500 年的兴衰过程中所看到的景象，其中对中国的研究从公元 7 世纪的唐朝开始。本章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个原型，以便我们审视所有的周期，进而深刻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周期。在研究这些过去的案例时，我看到了一些清晰的因果关系。本章将简要总结这些关系，第 1 部分的后续章节会更全面地介绍这些关系。虽然本章和本书的重点是那些影响财富和权力的巨大周期性波动的力量，但我也看到了生活各个方面在周期波动中的连锁反应，包括文化和艺术、社会习俗等等，我将在第 2 部分中讨论这些内容。通过在简单原型和第 2 部分所示案例之间来回切换，我们将看到个案如何在大方向上符合原型以及原型如何恰当归纳个案。我希望，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当下。

我的使命是弄清楚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并获得应对好它的永恒和普适原则。对我来说，这既是一种激情，也是一种必需。虽然前述的好奇和担忧驱使我进行这项研究，但研究的过程让我对世界如何运转的真正大局有了超越预期的理解，我迫不及待想要分享出来。这让我更清楚地了解了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是如何在漫长的时间里获得成功和失败的，它揭示了这些起伏背后不为人知的巨大周期，最重要的是，它帮助我看清了我们现在的处境。

虽然我在这一章中分享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自己的原创，但这些理论都借鉴于其他专家且进行过交叉论证。大约两年前，当我觉得需要回答我在引言中描述的问题时，我决定和我的研究团队一起沉浸在研究中、翻阅档案、与

世界上最好的学者和实践者交谈（他们每个人都对研究拼图的某一部分有着深刻的理解）、阅读有见地的作者的相关著作、反思我之前的研究和近 50 年的全球投资经验。

在我心中，这是一个大胆又谦卑、必需又诱惑的事业。为了规避或修补重大错漏，我采用迭代的研究方式：先研究，再写作，以求将其展示给世界上最好的学者和实践者以对结论进行压力测试，再探索潜在的改进，再写作，再压力测试……如此往复，直到我的结论越来越经得起考验。这项工作的成果，虽然不一定可以穷尽国家和市场兴衰的客观规律，但我相信大体上是正确的。我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所学所知将在理解和应对当下巨变的过程中，发生至关重要的最用。

我的功力就在这里，有缘者自取。

这项研究主要关注霸主国家

这是一项关于财富和权力如何在世界主要强国间转移的研究。值得说明的是，虽然这项研究涵盖的主要大国是最富有和最强大的，但并不一定是最富裕的，原因有二：首先，虽然财富和权力是大多数人所追求和奋斗的东西，但总有一些人和国家对其不屑一顾，也不想为之奋斗。例如，一些人认为平和的生活和优雅的品味比拥有大量财富和权力更加重要，他们并不想那么拼命，从而被这项研究排除在外。（顺便一提，我认为把平和的生活和优雅的品味放在财富和权力之前是有待商榷的）。其次，我排除了一些“精品国家”（如瑞士和新加坡），他们在财富和生活水平上得分很高，但规模不足以成为霸主国家。

财富来自生产、掠夺和开采

从历史经验大致而言，各种人类组织（如部落、王国、国家）往往通过自己生产、从他人手中掠夺或从地下开采的方式获得财富和权力。当他们聚集了比其他任何一个群体更多的财富和权力时，他们就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从而决定世界秩序。当他们失去了财富和权力时，世界秩序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继而改变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一章中，我们将描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时期）相同的主导力量如何以基本相同的方式起伏，进而导致帝国的兴衰。

人类生产力是推动世界总财富、权力和生活水平随着时间推移而提高的最重要力量。生产力即：在学习、建设和发明创造的推动下，人均产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稳步提高，因为学习带来积累。然而，由于人们的受教育质量、创新能力、职业道德、实践能力以及生产关系的差异，对不同的人群来说，它的增长速度是不同的。这些因素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很重要，以便正确决策提升国力；对于投资者和公司来说也很重要，以便发掘长期投资机会。

尽管积累经验教训和提高生产力意义重大，但这两者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它们并不是导致财富和权力转移的核心原因。财富和权力的易手由多种力量造成，最重要的是货币和信贷周期。我已经确定了 17 种重要的力量，它们解释了几乎所有的财富和权力转移过程，我们稍后将深入研究。这些巨大的力量通常具有周期性，且这些周期耦合共振，往往形成一个非常大的起伏周期。这个巨大的原型周期控制着帝国的兴衰，影响着帝国的一切，包括他们的货币和市场（我特别感兴趣）。正如我在《应对重大债务危机的原则》一书中概述的典型债务周期一样，这个大周期蕴含了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各种周期，包括当下所处的周期。我相信，我们需要理解这个典型的循环，以便正确地看待当下的处境，并试图推演未来。

在这 17 种力量中，债务周期、货币和信贷周期、贫富差距周期和全球地缘政治周期是最重要的，只有理解它们，才能正确看待我们的处境。基于本书所解释的原因，我相信现在正处于一个典型的财富、权力以及世界秩序大

转变的过程中，它将深刻影响到所有国家的每个人。这种巨大的财富和权力转移并不明显，因为大多数人头脑中没有历史的视角，无法将其视为“历史的某一次重复”。因此，在第一章中，我将以一种非常简短的方式描述我如何看待帝国兴衰及其市场运作背后的典型机制。然后我们将深入研究过去各种事件背后的机理。

大尺度视角

虽然我会试图准确地描绘宏观趋势，但我很难描述它的细枝末节。并且为了更好理解它，你也不能试图用精确的方式来描绘它。因为我们正在观察长期的演化过程，要掌握它，你就得放开细节。当然，在细节很重要的时候，我会从宏观尺度转到更细微的尺度。

用大尺度视角观察历史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你对事物的看法。例如，在超大时间跨度下，很多“常识”都会失效，当然描述这些“常识”的词句也就不复存在。因此，我的措辞不一定精准，这样才可以观其大略，而不会陷于术语和定义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例如，我们往往纠结于国家、王国、民族、城邦、部落、帝国和朝代之间的差异，但这里我们主要讨论国家层面。然而众所周知，直到 17 世纪欧洲三十年战争之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才出现。换言之，在那之前并没有现代国家的概念，更多的是王国。在当前的一些地方，王国依然存在，且可以与国家混淆。一般而言，可以认为王国较小，国家较大，帝国更大（扩展到王国或国家之外），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往往并不是这么明晰。大英帝国基本上是从一个逐渐演变成国家的王国，再延伸到英格兰边界以外的帝国，因为其领导人控制了广大的非英格兰地区和许多非英国人。类似的控制形式多种多样，这进一步混淆了那些追求精确的人的想法。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帝国是被一个主导力量占领的地区，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帝国是受一个主导力量影响的地区，这些地区被威胁和奖励支配。大英帝国通常占领其帝国内的国

家，而美帝国则通过奖赏和威胁控制了更多国家，尽管这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在撰写本文时，美国在 70 个国家拥有军事基地。所以，虽然美帝国的存在显而易见，但其无法被精确定义。不管怎样，读者应该了解，试图精确可能会妨碍传达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在这一章中，你必须忍受我的不精确。你们也会明白，为什么我从今以后会不准确地称这些实体为国家，尽管从技术上讲，并非所有这些实体都是国家。

按照上面的说法，有人会说：这货根本没法比较不同时代不同制度的政治实体！虽然我理解这一观点，但也向读者保证：我会努力阐述它们之间的所有重大差异。无论如何，永恒和普遍的相似性远远大于差异，如果让这点差异阻碍我们从历史的相似性中获取教训，那就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大多数事物都是螺旋上升的

如前所述，长期来看我们一直处于进化过程中，这也是生产力提高的根本因素。尽管从短期（的人生）而言，围绕这一上升趋势的波动更为重要。下表显示了过去 500 年世界人均 GDP 的估算值。大致来看，人均产出似乎在稳步提高，从最初几年的缓慢增长，到 1800 年左右增长加快（此时上升的坡度变得更陡，反映出生产率提高更快）。这种从生产率增长较慢向生产率增长较快的转变，主要是由于人类知识的积累以及这种积累向生产率的转化。这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在 15 世纪中叶欧洲发明了印刷机（印刷术在中国出现的时间更早），印刷机增加了知识的传播，促进了欧洲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和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

知识的广泛传播也将财富和权力的基础从农业转移为工业。在农业基础上，土地所有权是权力的主要来源，君主制、贵族和教会共同努力保持对土地的控制。而在工业基础下，有创造力的资本家创造并拥有工业产品的生产资料，并与政府中的代理人合作，以维持使他们拥有财富和权力的制度。换言之，自从工业革命带来了这一变化，我们一直处于这个状态，在这个系统

中，财富和权力主要来自教育、发明和资本主义的结合，管理政府的人与控制大部分财富和教育的人合作。额外一提，在 20 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一些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1950 年至 1990 年间的试验并不成功）和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混合的财富和机会分配制度，人们可以就其优缺点进行探讨）转变的情况。基本的套路是这样的：受过教育的人提出创新，通过资本市场获得资金，并拥有将其创新转化为生产和分配资源的手段，使他们能够获得利润回报。这种套路在资本主义和与之共生的政府体系中发生得最好，当前这种套路依然有效。很久以前，农业土地和农业生产是最有价值的，后来这个地位被机器取代，如今没有物理实体（数据和信息处理）的数字事物正在演变成最有价值的东西，这将引发一场争夺和利用数据获取财富和权力的竞争（我们将在有关学习和提高生产力的章节中对此进行深入探讨）。我试图阐明的要点是：生产力上升趋势的最大力量来自人类适应和提高的能力，以至于由其他事物引起的围绕上升趋势的波动也不会改变这个趋势。这就是一个人用宏观大尺度视角看待问题得出的结论。

与其它社会制度一样，资本主义也未能通过广泛的人力资源开发实现机会均等和生产力最大化的目标（有关这方面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为什么以及如何改革资本主义”一章）。但是要重申一下重点：从下图所示的宏观大局来看，情况基本上一直在向好发展，因为人们越来越聪明，并不断将这种聪明转化为更多更好的产出。



图 1 每年全球人均 GDP（以美元计）

历史的周期动荡贯穿了这种宏观单边的知识积累和生产力上升趋势，包括繁荣、萧条、革命和战争。历史告诉我们，几乎所有这些动荡时期都是由货币和信贷崩溃、巨大的贫富差距、争夺财富和权力（即革命和战争）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如干旱、洪水和流行病）造成。它还表明，这些时期的糟糕程度几乎完全取决于帝国的承受能力。例如，那些拥有大量储蓄、低负债和拥有强势储备货币的人比那些没有太多储蓄、高负债和不拥有强势储备货币的人能够更好地抵御经济和信贷崩溃。同样地，那些对公民群体拥有强大领导能力组织可以比那些对公民没有强大领导的组织得到更好的管理，那些更有创造力的人将比那些没有创造力的人更好地适应环境。你将在第 2 部分的案例中看到，这些都是可量化的永恒和普遍的真理。

相对人类适应和发展能力的总上升趋势而言，这些动荡很小，以至于只能让上图出现微小的波动。然而这些波动对我们的影响却非常大，因为人类的生命是如此渺小而短暂。以 1930-45 年的大萧条和战争时期为例。下图显示了美国股市和全球经济活动的水平。如你所见，经济下降了约 10%，股市下跌了约 85%，然后开始复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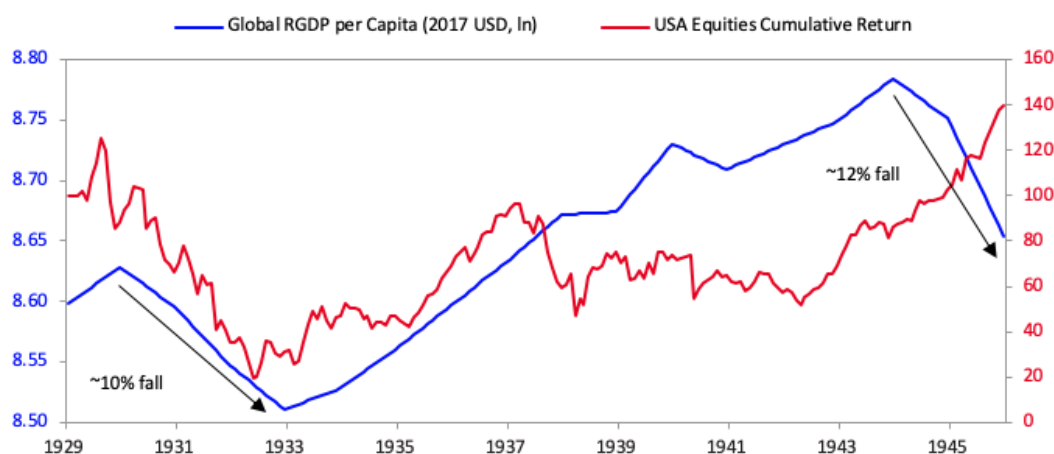


图 2 每年全球人均 GDP（以美元计）与美国股市回报率对比

上图展现了一个经典的货币和信贷周期，这样的周期从有历史记录以来就不断发生，我将在货币和信贷周期一章中深入阐释。更具体地说，信贷崩

溃的发生是因为债务太多，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花费大量它没有的钱，使债务人更容易偿还债务。要做到这一点，央行必须印钞票，并像现在这样自由地提供信贷。当信贷崩溃时，消费也随之崩溃，所以他们不得不印钞票。在这种情况下，债务泡沫是 20 年代轰轰烈烈的经济繁荣的自然延伸，这一繁荣演变为 1929 年爆发的债务融资泡沫。几乎所有的债务危机，包括我们现在所处的危机，基本上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即预测未来的上升趋势，以及过度举债，把赌注押在上升的东西上，然后在它们下降时受到暴击（译者手动狗头）。

当时，泡沫的破灭和由此引发的经济萧条是 1930-45 年间国内外为财富和权力大打出手的最大原因。像现在和其他大多数情况一样，社会出现了巨大的财富差距，当债务/经济崩溃加剧时，这些差距导致社会和经济模式的革命性变化，并在不同地方的不同制度中同时体现出巨大的财富转移。为了让自已国家和民族在生存权斗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各种社会制度应运而生。其中主流的制度包括共产主义（它支持几乎平等地分配大部分财富）、法西斯主义（它是专制的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以及社会化的民主（它重新分配了大量的财富，同时保持了民主和更自由的市场资本主义，尽管在战争年代经常以更专制的形式出现）。那些想进行大规模财富再分配的人和那些不想再分配的人之间总是有争论或争斗。另外，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美国，大自然母亲还给了我们一场痛苦的干旱。

纵观我所研究的所有案例可以发现，过去的经济和市场衰退都持续了大约三年，直到经历一个大的重组过程（包括债务和货币信贷体系的重组，税收和支出的财政政策的改革，以及政治权力的变化）而逆转。印钞机越快填补债务窟窿，通货紧缩的萧条就越快结束，对货币价值的担忧就越早开始。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美国案例中，新当选的罗斯福总统宣布禁止民间私藏黄金，现有黄金必须拿到银行兑换美元，且政府不再用黄金偿还债务，取而代之的是释放“绝对管够”的货币和信贷。新政当天立刻开启了股市和经济的触底反弹，如上图所示，这带来了很大的改善，但并不是完全的复苏。随后

爆发了战争，这场战争由德国和日本等新兴大国为争夺财富和权力而展开，它们挑战了英国、法国等现有的世界主要强国，最终美国也被拖入战争。战争时期提高了用于战争的物资产出（和消费），但将战争年代称为“生产时期”是一个用词不当的说法（尽管以人均产出衡量好像是这样，其实是因为有太多被破坏的坑需要填）。战争结束时，全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12% 左右，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战败国经济的下滑。这段年代以压力测试的形式抹去了很多东西，也分出了赢家和输家，并在 1945 年导致了一个新的开始和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从传统意义上讲，这之后是一个漫长的和平与繁荣时期，这一时期被过度延长，以至于 75 年后的今天，所有国家都再次受到压力考验。

历史上大多数周期的发生基本上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例如，1907 年至 1909 年这段时期始于 1907 年的恐慌，就像 1929 年至 1932 年轰轰烈烈的货币和信贷危机一样，是繁荣时期的结果。类似的还有美国的镀金时代、欧洲大陆的美女时代、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都是因为债务融资泡沫破裂导致经济和市场下滑。当出现巨大的财富差距，进而导致巨大的财富再分配和一场世界大战时，这种下降也会发生。财富再分配（就像 1930-1945 年时期的财富再分配一样），是通过税收和政府支出的大幅增加、巨额赤字以及货币政策的重大变化来实现的，这些货币政策使赤字货币化。然后大自然母亲用一场大瘟疫（西班牙流感，译者注：西班牙与本泽马一人背着一口锅相顾无言泪千行）加剧了压力测试和由此产生的重组过程。这种压力测试以及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结构调整导致了 1919 年的世界新秩序，这在凡尔赛条约中得到了体现。这带来了 20 世纪 20 年代的债务融资热潮。在 1930-45 年期间，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基本上，这些破坏/重建时期清除了弱者，确立了强者，建立了革命性的新生产关系，为重建和繁荣时期创造了条件。之后新的生产关系过度膨胀，形成了以巨大财富差距为表象的债务泡沫，导致债务崩溃，产生了新的压力测试和破坏/重建时期，最终再次出现了新的几家欢喜几家愁，循环往复……

What are these destruction/reconstruction periods like for the people who experience them